

辽宁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鸭绿江忠涛

辽宁省军区政治部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宁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鸭绿江怒涛

辽宁省军区政治部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沈阳

鸭绿江怒涛

辽宁省军区政治部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字数：17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1/4

1977年11月第1版 1977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090·215 定价：0.50 元

毛主席语录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

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编 者 的 话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大好形势下，在深入贯彻华主席抓纲治国、抓纲治军战略决策的凯歌声中，我们编写了这本以反映辽宁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美援朝斗争为内容的《辽宁民兵革命斗争故事》第三集。

这本故事集，歌颂了辽宁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毛主席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令下，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同英雄的朝鲜人民并肩战斗，大打人民战争，夺取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反军乱军、破坏民兵建设滔天罪行的有力批判。

今年八月一日，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这本书的出版，也是作为纪念这一节日的献礼！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广大民兵和群众踊跃写稿，并得到各地、特别是丹东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这里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一个志愿担架员·····	胡 奇 (1)
在秘密通路上·····	李苏春、辽武政 (10)
让山洞·····	殷文繁 (20)
生命·····	王世远 (28)
打“鱼”记·····	赵伟业、初 春 (35)
三下定州·····	邹利成 (47)
车轮滚滚·····	卢秉浩、李光伟 (60)
海上老英雄·····	钟 武、吕 冰 (66)
严惩·····	金 辉、世 远 (75)
情深谊长·····	方正廷口述、王金利整理 (82)
这里也是前方·····	李克夫、许庚发 (92)
五龙山上捉飞贼·····	王 禾、王元喜 (101)
细菌战的破产·····	王黎明 (112)
“防空号”电话·····	振 武、殿 兵 (121)
铁塔雄鹰·····	朱振亚 (128)
志愿军的妈妈·····	温德发 (136)
爱国老人宋传义·····	佟 畴、王 禾 (148)
天罗地网·····	陈荣山、辽武政 (155)
保卫菱镁矿·····	李树德 (163)

网·····	岳长贵、刘宝善 (173)
黄海哨兵·····	蓝仁良 (185)
老两口捐献·····	孟凌声 (194)
纸机隆隆·····	王树青 (200)
丰收前后·····	厉 风 (209)
没有枪声的战斗·····	姜兆山 (217)
“别动队”现形记·····	范晶环、江 潮 (233)
小哨兵·····	高希云、邓 伍 (244)
金达莱·····	崔洪军、辽武政 (251)

一个志愿担架员

胡 奇

一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一支英雄的担架队里传诵着一个响亮的名字——宁儒贤。

宁儒贤出生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个贫农家庭，旧社会祖辈是个穷得丁当响的老庄户。翻身以后，他的日子过美了。这个刚满三十岁，胳膊腿象铁柱子似的棒小伙子，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在党的教育下，他的觉悟不断提高，成了顶呱呱的民兵队长，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后，他就在脑子里琢磨，等他完全理解了这八个字的真正道理，就一抬胳膊，领头报名参加了志愿担架队，担任了班长。

一九五一年五月，老宁随着志愿军英雄部队，一块过了照阳江，插到敌人后方，去完成一次艰巨的任务。

一天晚上，上级派老宁和另一个蒙古族担架员，把一个胸部受伤的同志抬到后方去，途中要穿过几道敌人炮火封锁

线。天下着雨，在山道口里，高一脚，低一脚，行走很吃力。天又黑糊糊一片，两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可是雨越下越大，他们披在外边挡冷的棉大衣，象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更增加了身上的重量。脚底下的稀泥浆直齐到脚面，越往前走，道路越滑溜，手脚越稳不住。

为了使担架平稳，老宁每迈一步，就张着嗓门喊：“迈左脚啊！”另一个人接着就答应道：“嗯哪！”两个人就一吆一答地往前挪动着，担架倒也能把稳住劲。他们走到一个山口子，是敌人要封锁的道路。敌人正开始炮击，那一颗紧接一颗的炮弹，吭吭吭直朝他们身边落了过来。

他们来不及细察地形，就把担架放在一个土坎坎旁边，守在那伤员的身旁。那个伤员躺在雨布底下，用微弱的声音说：“你们快走开吧，不要叫弹片崩着了。”在这个紧要当口，老宁怎能丢下伤员同志，自己走开呢？他把脸贴近那伤员，隔着层湿淋淋的雨布说：“我的好同志啊，你不要为我犯愁哪！再怎么危险，我们也要把你安全送到后方去。”这时，一声呼啸飞来一颗炮弹，他急忙用身子挡住伤员，只听“轰”的一声，沙石、稀泥盖了宁儒贤一身。紧接着又是一阵炮弹象狂风一样打来，地面象是要震落下去的样子。那一股一股硫磺味，直呛得人要发呕发吐，脸也炙得发烫。这道山口的地面上，每一寸土地都迸射出刺目的火焰，天上落下的雨点，也给火焰吞噬下去了。

自打来朝鲜，老宁在火线上也得出不少经验，他估摸着十分钟或二十分钟以后，敌人封锁的炮火还会再打过来。他就连忙站起来说：“咱们赶快瞅这个空子抬过去吧。”

“好！”说着两人又抬起担架继续前进。

炮击后的地面密密麻麻地排满了弹坑，增加了行走的困难。每经过一个弹坑时，担架都呼扇得很厉害，老宁还象原先一样，每迈动一步，就吆唤一声，可是由于地面不平，俩人的脚步怎么也不能合在一起。

雨布底下的伤员，知道他们到了困难的地步了，以一种低微的声音说：“不要紧，你们慢慢地抬吧。”老宁听着十分感动，心想：“他同美国鬼子拚刺刀受了伤，伤势那样重也不吭一声，反而处处关心我们……”他越想心里越揪得慌，情况不允许他再等待、再拖延了，要克服一切困难，把这个志愿军英雄赶紧抬出这又要遭到炮火轰击的山口子。

可是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伤员很快抬走，又不使担架颠簸、增加伤员痛苦呢？现在他的两只脚探不好路，老叫担架打忽扇，那就应该用整个身体、整个生命去完成自己的任务。想到这里，他马上把腿弯起来，打算用膝盖当脚走。这样试了一试担架倒是不忽扇了，可是膝盖代替了两只脚，这是不好受的呀。他咬着牙，雨水和汗水流在胸脯上、脊背上。那个担架员也照着老宁的样子，弯起腿在后边跟着。每当他们的膝盖压着地面那又尖又利的小石头子，就要引起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共产党员老宁他是翻了身的中国农民，他想到从前受过多少折磨，想起翻身以后全家过的幸福日子，想起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犯下的滔天罪行，想到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都使他的疼痛减少了许多。有时他听见那个担架员也累得呼哧、呼哧喘粗气，就鼓励他说：“忍着些，好同志，加劲呀，这就到了。”十米、二十米、三十米……

当敌人的炮火又响起来的时候，他俩已经用膝盖“走”过了这段封锁线。

二

有一回宁儒贤抬了一个负伤的女看护员。这女战士随着搜索部队，到一处山梁口上去给被遗弃的敌人伤兵包扎，踩到地雷上，一条腿给炸坏了。现在她从火线下来，医生给她上了夹板子，裹了绷带；可是老宁看见她那白绷带渗透出来的又黑又红的血印子，心中就引起了无法容忍的愤怒。老宁想：“美国鬼子真是禽兽不如，我们给他们伤兵上药，救他们命，他们倒安心要陷害我们同志的性命。”

这回老宁是初次抬中国志愿军女英雄，心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崇敬。他问那个女看护叫什么，什么地方人，那女看护笑了笑，说是四川人。

哦，四川，这是离着朝鲜多远的地方呀。老宁心想，在祖国的时候，他听说毛主席朱总司令从前就领着红军到过四川，那地方离他家乡该有一万里远吧？……可是这个年轻的女同志，却跑到比离老宁家乡更远的朝鲜来，这实在是伟大，实在是光荣的事情。老宁一想到了自己担架上躺着的，是这样一个不简单的女英雄，他的腿更加来劲，精神越发抖擞、越发开朗起来。

他向女伤员表示说，他自己这遭来朝鲜，一边同美国鬼子斗争，一边学习到不少东西。他相信全中国有更多更多象她一样勇敢、一样坚定的青年女英雄呢。

女伤员听着他一路数说着，在昏沉的疼痛中微微地笑了。老宁伸头看见她那副黄蜡蜡的面孔，连忙止住道：“同志，你不要怪我，我今天话太多，妨害你休息，你快合上眼睛养养神。”女伤员听他这样说，脸上笑容没散，她反而对老宁说：“你累了吧？坐下来抽口烟再赶路也不要紧。”

到了宿营地，老宁把她安置睡下了，他象对待所有经他抬过的伤员一样，烧了满锅开水，问她可要擦洗身子。女伤员一听说，皱起眉头，倒过脸，半天不说话。

老宁在屋子里转着又转着，他知道女伤员身上汗臭，皮肤又腐烂了，不能不洗洗，最后他站住，正正经经地提出道：“同志，我们离了祖国到朝鲜来同美国鬼子斗争，大家都是亲兄弟亲姊妹，你为什么还不好意思哪？”这时，女伤员才倒过脸来，叹了一口气，说到：“我不是害羞，宁同志，我是怕脏了你！”

老宁把脚一跺，说道：“同志呀，同志，你今天流血了，负伤了，你为的是谁呀？今天谁能嫌你脏呢？再说，你把我估低了，我是共产党员。”

这样，老宁说服了她，他帮助她把后背上的烂泡洗干净，又帮她把里里外外的衣服统统放在开水锅里煮过，又一件件晾在太阳地晒干。第二天上路，女伤员精神比前天更好了，她告诉老宁，说她已经青年团员，将来还要争取入党。第三天晚上，老宁送她到兵站转往后方去，临上汽车时，女伤员抓住老宁的手，半天迸出一句话：“老宁同志，狠狠杀鬼子，将来战场上见！”他们在一起处了三天，一共走了一百八十里路。他帮助过她，鼓励过她；她也给他以鼓

舞。这样好的同志，这样好的战友，老宁在朝鲜见过许许多多，但是这一回在女伤员向他告别的时候，他很兴奋，他紧握她的手，连声说：“同志，安心休养去吧，我们留在前线的，一定要把仗打好，工作做好，特别是我宁儒贤，我要向你们这些男英雄女英雄看齐，永远前进呀！”

三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部队在加里山附近阻击敌人的时候，担架队同志日日夜夜忙了好些天。有一天半夜，火线比较沉寂，上级决定他们休息半天，再继续工作。天刚蒙蒙亮，担架队在一条江的右岸找了个屯子，就扎营休息。那些年轻人，大概太疲劳、太紧张的缘故，一摸进门，倒头就呼呼睡着了。各班班长这时却不能够休息，他们除了布置岗哨、整理担架以外，还要给队员们补补缝缝，他们操心的事可多着哩！

这天，老宁掂着瓦罐到江边去取水，好回来做饭。这时他看见几个灰影子，在江那边一晃一晃的。他眯缝着眼，仔细看了看，才知有几个轻伤员，他们在那边正卷裤腿儿，准备过江。这道江，担架队员们白天黑夜抬运伤号，不知趟了多少次。那水只齐着腰，倒不很深，可是水底下，却尽是一颗一颗的圆石头蛋子，脚一放下去，就滑溜下来，身子骨强硬的人也要时常摔倒在水里，何况这些伤员，他们怎能支得住？

老宁回头看看东方已透了鱼肚白，觉着事不好，若是敌人飞机过来，这些伤员在江中没隐蔽，就得吃家伙。他起

初想去各屋喊人来帮助，一时又叫不应，只见七班长远地坐在门口搓麻绳儿。老宁就使着大嗓子，把七班长叫到跟前，两人商量着尽快些把这几个伤员扶过来。当下，他们过到江那边，却见小坪坝上集结着上百十来号伤员。老宁心里这下可急懵了。这么多人，他和七班长架也架不了，背也背不完呀！于是他扭头就渡过江来找指导员，指导员在各屋门口一吆唤，屋子里里外外的人都跑了出来，大伙赛跑似地渡过了江，一百八十个伤员，三下两下就给大伙背的背、扶的扶，引到江这边来了。

最后，当红太阳打山梁口后边升起来的时候，江中心只留下老宁背最后一个年纪很轻的小伤员了。这时的老宁已经连续背完好几趟了。就在这功夫，偏偏就飞来四架敌机，老宁一边轻轻移动着脚步，一边瞟着头顶上。那领头的敌机发现了他们，“嗡”的一声栽下来，其余三架也跟着它栽下来，它们就象推磨一样，照着老宁他们头上转圈子。老宁刚把那伤员的腿搂紧，敌机一梭子弹就朝他们打来，溅起了许多白水花。老宁早就学会在炮火里钻空子的本领，他抓紧一架飞机拉起，另一架还未俯冲下来的空隙，迅速背着那小伤员向岸边蹬。他刚刚走出四五步，飞机又转回来，轰轰轰，在他们周围打开了火箭炮。正好，在他们前边三四步远，有一块黑石头突出在水面上，老宁趁着敌机转向一边去的几秒钟功夫，抢到那黑石头跟前，把小伤员放在边上，伸开胳膊紧搂着。每当一颗炸弹落在水里，激起了一丈来高的白水柱的时候，老宁就搂着小伤员，围着突出在水面的黑石头四周隐蔽、旋转，嘴里狠狠地骂道：“鬼东西，你厉害吧，我牺



牲了，我光荣，我还有两个儿子跟你干，你们早晚要倒霉！”那个小同志一把推开老宁，直直地靠在黑石头旁边站定，注意着头顶的敌机。老宁看见他那仇恨的眼光，那不屈不挠的胖圆脸，和那缠裹在头上的白绷带，心想：“这小青年也是一个革命的好同志，在危险的情况下，他没有给吓倒。”这时候，敌机见火箭炮不能把这两个坚定灵活的人打倒，它们又哗哗地乱扫开机枪，接着又扔下更多的炸弹，水中又掀起更多的白色水花、水柱。可是，在江心中，这两个人象两尊铜像，他们仍在那突出的黑石头旁边直直站立着。敌人更愤怒了，一连又扔下四个汽油弹。登时，水面上的白水花变成红色的火焰，那些跳跃的火苗卷着、摇摆着，想吞噬一切，但怎么也吞噬不到他们身上去。在敌机飞走不远，还听得到响声的时候，老宁已经背着他的小战友上岸了。

在朝鲜战场上，宁儒贤立了一等功，被推选为归国国庆观礼代表。这个翻身农民的儿子，见到了日日夜夜思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观礼台上，他把激动的泪水擦了又擦，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心里默念着：“敬爱的毛主席啊，我的一切都是您老人家给的，我要永远跟着您老人家革命到底！”

（选自1960年4月《解放军文艺》社编的《民兵斗争故事》，选编时略有删改）

插图 曲绮章

在秘密通路上

李苏春 辽武政

一九五二年的秋天，美军发动了疯狂的“秋季攻势”。为了突破中朝防线，美军企图夺取我无名高地，以打开进攻的缺口。

为了确保前线弹药和物资的供应，无名高地附近孟中里的朝鲜老乡，同中国大车队的民兵们，在深山树丛中把一条通往无名高地的小毛道，加宽为一条能走马车的秘密通路。顺着这条路，在离无名高地三十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天然的山洞子，稍加修建就能赶进去十几辆马车，真是大车队防空的保险洞。

一天深夜，在通往无名高地的秘密车道上，有十辆满载弹药，伪装得很好的大车，急速地向无名高地前进。他们是辽阳县支前大车队第二小队。坐在紧头前那辆大车外轱上的小伙子，叫吴家禾，是这个支前大车队的队长。只见他手里紧握着“七九”步枪，眼睛盯着前方，心里却在想着：最近美国的轰炸机把供应无名高地的公路已经严密地封锁了七八天，可是无名高地的弹药仍然不断，难道美国鬼子能不考虑，弹药是从哪运上去的吗？望着山谷两边黑糊糊的松树林子，吴家禾猛地想起一件事，警觉地对坐在身后的小金子问道：“昨晚天将黑，大车刚出发，我在孟中里南村口，见一个朝鲜老头和你